

尚書孔傳參正

尚書

孔傳參正七

甘誓第二

夏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甘誓

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史記夏本紀啟即天子之位有

扈氏為義而亾高誘注有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淮南齊俗訓昔有

子故伐啟啟亾之高用今文說與史記合釋文扈馬云奴姓之國

為無道者呂覽高注有扈夏同姓諸侯與注淮南略異與馬說合

墨子明鬼篇引此經作禹誓莊子人閒世篇禹攻有扈國為虛厲

呂覽召類篇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說苑正理篇昔禹與

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有扈氏請服皆以為禹

事呂覽先己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

孫云相當為柏謂伯禹也以甘誓為禹誓當本古文書說莊子既

云國為虛厲則有扈滅於禹時不應啟復伐之皮云古者天子征

討諸侯誅其君不絕其後若舜伐三苗禹復伐三苗周公踐奄成

王復踐奄弒土彘旅觀皆其明證又或別封一姓仍其國名不改

如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國仍號唐之類則禹伐有扈何必啟不再

伐且高誘今文說以有扈為啟庶兄則禹或滅有扈以封其庶子

至啟即位不服而啟伐之亦未可知馬鄭古文書序與史記同是

今古文並無違異墨子引此經為禹誓或所傳異耳蔡邕銘論云

啟湯有甘誓之勒蓋啟湯時曾以此勒銘馮衍顯志賦云訊夏啟

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蔡馮所用皆
今文家說也穀梁隱八年傳云誥誓不及五帝范甯注五帝謂黃
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諸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據此則
夏以前無誓而啟作誓是帝典始傾矣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
拘制之也楚詞天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
逸注謂扈本牧人逢時為侯啟攻之於牀擊殺之逸習今文其說
當有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大戰于甘者夏紀如此

見大戰者白虎通誅伐篇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
警之也孫云夏紀云將戰是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
之師故大傳以戰為憚警之不以為戰也書疏引鄭云天子之兵
故曰大白虎通三軍篇說為天子自出也是今古文說同于甘者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下班自注云古扈國有扈谷甘亭賦汪
夏啟所伐此今文說說文扈下云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
有扈谷甘亭賦篇續志右扶風鄠有甘亭案鄠縣故城在今鄠縣
北夏為扈國殷為崇國周為豐邑釋文甘亭有扈地名馬云南郊
地也此古文說故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甘亭在縣南呂覽云甘澤
者現水經渭水注云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又北運
甘亭西亭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
有扈南郊地名也甘水又東得澇水澇水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
渭即上林故地也○乃召六卿者夏紀云乃召六卿申之史公說
為申之者孫云史記孫子傳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六

軍吏士多必告六卿使申令也六卿者詩棫樸疏禮曲禮疏引鄭
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曲禮疏又引
鄭注大傳夏傳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
皮云鄭據周制上推前代以爲虞夏皆同大傳亡佚未知其說如
何而以今文家說推之必不同鄭說何以明之大傳云古者天子
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
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
而已鄭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據鄭此注亦
以爲夏時有三公九卿無六卿矣天子三公九卿大傳外又見於
異義引今文尙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相同自虞夏至周初官制皆然大傳太
誓篇曰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史記周本紀漢河內所出太
誓其文皆同牧誓亦曰司徒司空是文王時亦止三公惟顧命曰乃同召
也立政曰司徒司馬司空是文王時亦止三公惟顧命曰乃同召
太保奭芮伯師伯畢公衛侯毛公則在成王崩時周公制禮之後
爲周有六卿之埽證異義引古周禮說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
又立三少爲之副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
六卿之屬古周禮說乃周公制周禮之法不可以概前代並不可
以例周初許以古說爲周制則今說爲前代制矣鄭駁無攷據鄭
注大傳以三公九卿爲夏制則亦必以古說爲周制其於許君無
駁可知特解此經六卿與義和四子誤以周制說虞夏制耳兩漢
今文家說以義和四子爲司天之官禹稷契等九官爲治民之官
初無六卿之說三公之名爲司徒司馬司空亦未分別九卿之名
惟王莽所定官制以義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子虞爲六卿又置

三公司卿以擬三孤合爲九卿莽用劉歆之說兼準周禮非用今
文尙書異義引古周禮說當亦出於劉歆然周官有六卿而無三
公三孤周官中屢言孤卿而不言孤有三人亦不以六卿合三孤
爲九辨見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九卿與六卿初不相蒙莽益參用
尙書周禮而傳合爲一耳班作百官公卿表乃沿莽制之誤以少
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合六卿爲九卿注周禮亦用其說又稍變之
以說虞夏之制鄭言六卿無義和較莽爲勝而又加以司馬司馬
之名不見於尙書惟緯書有之稷爲天官亦出緯書然緯書並無
六卿之說且鄭解堯典以羲和與仲叔四子爲六卿解夏書又以
后稷司徒之屬爲六卿案書序云羲和酒淫則羲和之官夏時尙
在何以又不在六卿之列此鄭古文說不及今文家說之可信也
今文說夏止有三公而此云六卿者穀梁傳古者天子六師言古
者則前代相同六師卽六軍白虎通引穀梁傳正作六軍鄭以六
卿爲六軍之將是也以爲后稷司徒等官則誤其所以致誤者在
誤解周禮軍將皆命卿句不知周禮之卿大夫亦非分職之六卿
卿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
比法於六卿之大夫則六卿大夫當爲司徒之屬官明甚云命卿
者蓋假以卿名使爲軍將耳天子六軍出自六卿則六卿卽六卿
之大夫夏制與周制當同大傳以爲夏有九卿則六卿或於九卿
中擇用六人或別有六卿亦未可知要與羲和四子后稷司徒等
官無涉也魏劉劭爵制云故啟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
將者也其說不誤羅泌路史云蓋大夫在軍爲將如齊以高子國
子各率五鄉或六卿外別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於大司
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爲之軍將屬於大司馬耳用

兵之時事統司馬孰有天
官冢幸更從屬於司馬哉
王曰嗟六事之人
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夏紀作啟曰嗟六事之人以啟字代

王王曰嗟者白虎通號篇仁義合者稱王王者五行之稱也王者

往也天下所歸往段云堯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

語言之別也六事之人者書疏引鄭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容

軍吏下及士卒也江云六卿止謂軍將此則六卿之執事者皆包

之矣王鳴盛云下文左右及御皆不得爲六卿故知兼軍吏且下

及士卒也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所取法有扈與夏同

姓侍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

亂常○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今文與古文同○

今文同者夏紀如此汝作女是予誓告汝者釋文引馬云軍旅曰

誓會同曰誥書疏引鄭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墨子明鬼篇

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威侮五行者史記集解引鄭云

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江云禮運播五行于

四時明堂月令云立春盛德在木立夏盛德在火立秋盛德在金

立冬盛德在水四時之政皆順五行之德故云盛德所行之政威

侮暴逆之者若月令孟春行夏令之屬皆是暴逆也但政

令由王者出有扈是諸侯而云威侮五行者王者順時出政諸侯

不奉順之卽是威侮也怠棄三正者大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

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至日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

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星王者

所以統天下也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

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尙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漢書律曆志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之始後漢郎顛傳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注引春秋合誠圖云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世之際會也皆今文家說三正之義夏時有三正者詩緯推度災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三月爲正通典引尙書中候亦有其文是夏以前有三正也史記周本紀引大誓云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注動逆天地人也釋文引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集解引鄭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遂子丑寅卽天地人其說似異而同馬鄭仍本今文說有息怠棄天用勦絕其命用其失道故勦三正與商紂毀壞三正文義正同天用勦絕其命截也截絕謂滅之○天用勦絕其命今文與古文同勦一作剝一作擗○今文同者夏紀作天用勦絕其命今文與古文同勦一作剝一作擗○今文同勦一作剝者說文剝下云絕也从刀臬聲夏書曰天用剝絕其命案漢書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壇外將軍封剝胡子又詔曰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剝絕之矣莽用今文尙書知作剝爲今文一作標者漢書外戚傳武帝作賦悼李夫人云命標絕而不長顏注標截也標假借字亦今文也今尙書本勦誤勦廣雅勦勞也讀勦與加從勦去釋文云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

玉篇切韻同段云玉篇剝子小切絕也一作剝同切韻剝絕也子
小切剝同出說文案馬本作剝即剝之異字衛包改尚書本剝爲
剝尚無不是乃竟改爲从力之勦於是張參五經文字力部云勦
楚交反見禮記父子小反見夏書而刀部反無勦字開寶中依衛
包改釋文既改大書之勦爲勦復將馬本作勦之勦改爲巢重紕
馳諺不可讀矣賈昌朝羣經音辨力部亦云勦絕也蓋惑於新定
釋文說文灑下云讀若夏書天用勦絕勦必勦之誤亦淺人以今
本尚書改之白虎通壽命篇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
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
用勦絕其命矣禮祭法疏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
任慶有遭命以誦暴有隨命以督行注隨命謂今子惟恭行天之
隨其善惡而報之與白虎通義合皆今文家說今子惟恭行天之
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今子惟恭行天之罰古文也今文作今
者夏紀如此墨子明鬼篇漢書王莽傳翟義傳並作共行天之罰
者漢書敘傳呂覽高誘注引書文選班固東都賦並注引書鍾會
檄蜀文並注引書吳志三嗣主傳注引孫盛說皆作龔孫云說文
龔給也犇慈也慈謹也此經當作龔言謹行天罰今一作命者白
虎通三軍篇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
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尚書曰命子惟恭行天之罰此言
開自出伐扈也班引此爲重天命之證今作命亦三家異文段云
尚書恭敬字不作共奉字亦不作恭如甘誓般庚上中下牧誓
召誥無逸君奭棗誓僞傳訓爲奉或訓爲供待者皆是也漢石經
存於今者無逸一篇嚴恭作恭懿共維正之共皆作共可知二字

不相混儻古文尙書經文本作各恭爾事恭行天罰之類何必紆

回訓爲奉尙書全經言恭者何不皆訓爲奉乎衛包誤認恭共古

今字遂改尙書訓奉之共悉爲恭釋文元本各篇皆當有共音恭

之語至開寶以爲無用而刪之遂使古經用字義例沈蕪終古矣

說文龔給也供給也孔傳共奉也奉給義同假龔爲共者龔訓奉

非恭敬之謂宋次道家古文尙書凡恭敬字皆作龔此不通小學

者所爲與尙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

包意見合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其職左不攻于左汝不恭

命古文也今文無下句攻一作共無下句者夏紀止作左不恭

于左墨子引書亦無蓋以下文統之攻一作共者墨子作左不恭

于左魏志毛玠傳鍾繇詰玠引書亦作左不共左三家異文也段

云攻作共其義亦訓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共釋詁攻善也考工記

鄭注攻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

猶治也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今文與

古文同攻一作共今文同者夏紀作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亦作右不

一作共者墨子引書作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毛玠傳亦作右不

共右史記集解引鄭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御以正馬爲政三

云左車左右車右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古文也今文作御非其馬之政女

命不共命今文作御非云云者夏紀如此墨子亦作御非爾馬之

政若不共命若汝同段云詩出車箋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

政此用甘誓語也箋一作憂其馬之不正亦非詩闕宮疏引甘誓

三不共命皆作共此衛包以前本如是條用命賞于祖必載遷廟

狼氏疏引皆作恭則天寶以後所改也

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用命賞于祖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夏紀如此大傳云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師行亦然者禮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廟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然則有遷主載遷主無遷主載幣帛皮圭大傳文不具耳大傳又云武王伐紂王升舟入水宗廟惡鄭注惡爲亞亞次也宗廟遷主是武王師行載遷主禮王制疏引皇氏說行必有主無弗用命戮于則主命載於齊車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餘詳下文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社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弗用命戮于社古文也今文弗作不戮作僂○弗作不戮作僂者夏紀作不用命僂于社墨子文同禮表記釋文戮本作僂廣雅釋詁戮辱也是戮僂于社墨子引此經說云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于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中也祖者廟主社者社主御覽三百六引擊虞決疑要注云聽之中也祖者廟主社者社主御覽三百六引擊虞決疑要注云古者帝王出征伐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秦漢及魏行不載主也社主亦在軍者大司馬蒞釁主及軍器注云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凡師既授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蔡邕獨斷云天子之宗社曰秦社天子所爲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予則孥戮汝於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孛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予則孛戮汝今古文
孛作奴○今古文孛作奴者漢書王莽傳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
牛馬同蘭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被此辜矣顏注奴戮戮
之以爲奴也說者以爲帑賦悖悖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案莽
用今文說也漢書季布樂布傳贊奴僂苟活司厲其奴男子入于
罪隸女子入于春棄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輪于罪隸
春人棄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子
則帑戮女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班鄭用今文說夏紀
作子則帑僂女段云淺人所改也詩棠棣樂爾妻帑毛傳帑子也
孔疏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子則帑戮女皆是子也案唐初孔
傳本或作帑尙屬六書之假借賦賦鞶鞶皆包改作孛則斷不可
從古書同一御字而或訓迎或如字或訓禦同一奴字而或訓子
息或訓奴婢皆一字可包眾說後人因孔傳訓迎則改御爲迓因
孔傳訓子則改奴爲帑爲孛據匡謬正俗說奴戮一條經文作奴
不作帑可證詳湯誓孫云周禮鄭注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
同名案三代以前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至秦始有連坐收帑之法
以此說夏書更不合僞傳釋此經爲辱及汝子其於湯誓又云權
以脅之使勿犯皆失之江云奴戮者或奴或戮視其所犯文義完
備夏紀終之云遂滅
有扈氏天下咸朝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五子之歌

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書序失

國作失邦此今古文之異而其說則同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號

五觀也惠云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

將將銘覓磬以力湛濁于酒醴醜也滌食于野萬舞翼翼章

聞于大猷之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此逸書

敘武觀之事卽書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解云其在殷頌之五

子忘伯禹之命假罔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

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也楚語士媿曰啟有五觀

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楚語士媿曰啟有五觀

春秋傳曰夏有觀扈賦隸觀觀觀觀觀觀觀觀觀觀觀觀觀觀觀

遺文周書載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韋昭國語注王符潛夫

論皆依以爲說安有淫泆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

氏之誣不待辨而明矣段云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卽五也

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氏若干或言若何桓表讀如和表例

之歌卽觀也五子之歌卽五觀也之歌蓋謂往觀地觀地卽雒汭

韋語最爲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或

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云放王季子

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一人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古文又

云武觀以西河畔然則觀地不在西河漢東郡觀縣非雒汭觀地

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柴之爲胎作僞者泥於歌字敷衍五章

尚書固不當以詩歌名篇也皮云段說非也尚書篇名如仲虺之

誥高宗之訓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諸篇皆以

之字爲助詞也是書敘於四字篇名例加之字無訓之爲往者段
以之歌爲往觀說甚鑿而不詞蔡邕述行賦云悼太康之失位今
愍五子之歌聲蔡用今文說亦以歌爲詩歌不得謂尚書不當以
詩歌名篇也且對觀臣瓚謂在東郡括地志謂在青州壽光縣段
以爲卽雒汭亦未可據引墨子諸書以證其說皆不甚瑋子案墨
子所引武觀乃書逸篇之名並不在百篇內與墨子上文所引湯
之官刑相類而非此五子之歌也楚詞離騷云夏康娛以淫遊康
此書之太康離騷又云日康娛而自忘又云日康娛以淫遊康娛
二字屢見則此康娛自緣亦當以康娛二字連文爲義其曰夏康
娛者卽指夏啟言啟之康娛自緣略見於墨子竹書紀年山海經
楚詞天問諸書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云云漢紀
年曰啟巡狩舞九韶於天穆之野山海經海外西經曰大樂之野
夏后啟於此舞九代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
九歌以下天問曰啟棘賓天辭誦九辨九歌皆可爲離騷之證離
騷所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卽山海經紀年天問所言是也云夏康
娛以自縱卽墨子所云啟乃淫溢康樂是也其下文云不顧難以
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則推本其禍由於啟之失道猶墨子言
武觀之事而推本於啟之淫溢康樂也古者嘉樂不野合啟舞大
樂於野故屈子墨子皆以爲譏以古書考之啟非賢主孟子以爲
賢者爲世立教耳王逸注離騷疑啟賢不應有此失乃以夏康二
字連讀傳會爲此序之太康曰夏康啟子太康也不遵禹啟之歌
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願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
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引此書序云云是誤解離騷而因
誤解書序自王逸始惠氏又改墨子之啟乃爲啟子以就其說更

失之武斷矣五觀乃一人之名非五人而此五子之歌則古文書序及史記所載今文書序皆云昆弟五人是實有五人而別爲一事與古書所云五觀者迥然不同段云五子必非五人不知其解序之昆弟五人作何說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康下云啟子兄弟五人號五觀王符潛夫論云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韋昭國語注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鄴道元水經注云淇水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爲五觀者也諸說皆以五觀與五子之歌誤合爲一不知書序所云五子之歌在啟崩後太康失國之際史記所載甚明紀年所云五觀叛與來歸皆夏啟在位時非太康失國之後明明先後兩事何得強合爲一且以五觀爲一人與序言五人違異以五觀爲五人則無五人並封一處之理路史云后啟五庶並封於觀其謬蓋不待辨五觀爲啟季子乃太康之弟此五人中或有五觀在內亦未可知若謂五觀卽此五人墨子所引五觀之書卽此五子之歌則牽引附會不可信矣魏源書古微改五子之歌爲五子之過謂五觀隨兄失國過卽左傳有過氏之過者往邊地逃難臆說無據俞樾羣經平議能辨段氏之失又牽引墨子傳合歌字憑空撰出正樂一層更無明證皆由不知五觀與五子之歌不得溷爲一也逸篇旣亡史記又不詳其事今古文說皆無可徵宜從蓋闕近儒所說不敢附和又揚雄宗正箴云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雄言有仍二女似卽左傳所云虞思妻少康之二姚下文續以五子家降則以五子之歌與左傳言少康事相牽並論其詳亦不可攷先謙案楚語言啟有五觀與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並舉

而曰此五君者皆有玄德士嬀言啟有玄德與孟子言啟賢合是
 啟非無道主特舞樂於野一事為可議耳至離騷云啟九辨與九
 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願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此論夏
 衰而牽連及啟康娛二字雖連文迭見而此處夏康則當為太康
 王逸注不誤何也五子流離道路咎在太康淫縱不君即啟有小
 過而太康能敬慎繼承何至遂有失國之事今舍太康而專責啟
 之不願難圖後致五子用失家巷則事理不合恐無此立言之體
 也武觀事雜見非樂篇嘗麥解竹書紀年蓋五觀當啟之世先
 後歸其次第五而居觀地故稱五觀亦號五子觀及太康失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五觀亦與焉故後人指五子為五觀此班書
 人表王符潛夫論韋昭國語注所以紛紛致誤也不知五觀雖是
 五子然不能以彼之五子溷於此書之昆弟五人皮說致為塙當
 淇水注頓丘縣故城古文尚書以為觀地者頓丘屬漢東郡史記
 趙世家頓丘東有觀津齊敗趙於此此淇水所逕在今聊城縣西
 北又有觀縣河水注云古斟觀此浮水所逕在今觀城縣西至洛
 汭為洛水入河處在漢河南郡成皋縣西今汜水縣西北遠不相
 涉韋注楚語云觀洛

太康尸位以逸豫
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
 滅厥德黎民咸

貳君喪其德則眾民皆二心矣
 乃盤遊無度
盤樂遊逸無法度

敢盤于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
 閔云據左襄

四年傳未嘗言太康淫于田卽辛甲爲虞箴亦專以責羿與太康無預魏晉閒書出始以后羿之田轉而爲太康之田惠云竹書紀年帝太康元年改于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

洛表羿入居斟尋河不得入國遂廢之○閻云左襄四年傳晉侯欲伐戎魏絳曰勞

師於戎而弗救陳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夏

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絳遂不復引夏訓止據其事

以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云云未引虞箴仍及在帝夸羿冒於原

獸試思有窮后羿下其語不可得知果是因民弗忍距于河絳必

不引此鶴突之語以告悼公也梅云左昭二十六年傳王子朝使

告於諸侯曰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又左傳因夏民以代夏政厥弟

但言仲康帝相之後非太康時也書序但言失邦不言羿距

五人御其母以從御侍也言從也○梅云厥弟五人用史記昆弟

人又仲康之弟皆不當稱昆不知昆如微子亦有不當立者也閻

云禹自堯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氏女當在丁巳

戊午厥生卽次歲方生去癸亥告成之年頗遠故中間數年得三

過其家門啟以生於戊午計之歷堯舜禹之崩及啟卽位改元歲

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竊意是時

其元妃未必存况又立太康十九年歲辛亥方有失國之禍使啟

若存壽百一十四歲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此言其大

限若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妃必與之齊年天子何獨不然仲

康等御母以從母年當百十四莊子言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壽六十惟堯舜逾上壽之外他不少概見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

無復母存矣馮景云篇名五子子者有親之稱時父啟已逝安意其母尚存特著此句以應合子字耳先謙案五觀稱五子竹書紀年以爲王季子季子第五是啟子止五人自當連太康數之潛夫論啟子太康仲康更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人表太康啟子兄弟五明證史記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人表太康啟子兄弟五人號五觀亦以太康在昆弟五人內僞書改爲厥弟五人則連太康有六人矣五觀何以稱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爲五子乎說亦不可通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史記須于洛汭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速循也歌以敘怨○程云五必爲太康而作如一章之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與四章之闕石和鈞王府則有輶論肆註調者相駁所以於天無下之轉諸語不切時事時后羿有窺竊神器之心太康之敗在不能修君德以自振作歌者但言馭民而不言馭臣若爲奸賊諱者豈得事情者哉追而疑之宜其不當也胡渭云五子之歌識者謂其剽竊傳記氣體卑近至韻句寥寥尤爲可怪古無所謂韻韻即音之相應者故廣歌三章章三句句必韻夏諺六句句無不韻當時歌體有然五子之歌大率首二句連韻餘則二句一韻而第一章之韻句尤疏殆不可誦章十五句叶者裁四五句豈作僞者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但以撮拾補綴爲工竟忘其爲當韻邪

近不可下

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姚際恆云周語單襄公曰夫人性陵上者也故引書曰民可近

也而不可上也此處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國○梅云淮南秦族能用此義故改上爲下

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
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子

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眾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

不見是謀備其微○惠云晉語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年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子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懷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

奔馬惠云說苑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慄慄焉如以朽索御

古文御案經傳無言六馬者鄭駁五經異義云周禮校人養馬乘

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顧命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

子改爲六馬誠如惠氏所譏然惠云經傳無言六馬者則攷之猶

未確異義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

馭天也知天子駕六許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說與易春秋同

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
今攷之周書王會解成王時書也而云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石
鼓文宣王時詩也而云趨趨六馬是周已有六馬之制非自秦始
皇數以六爲紀乘六馬也荀子勸學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揚
倬注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又修身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

不致又議兵篇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莊子逸篇金錢蒙
 以大探載六驥之上二子之書皆在秦漢以前王度記齊稷下生
 作不得以為用漢法也據異義許用今文說而鄭據古文說駁之
 漢法駕駕六安車駕四疑古本有駕六駕四兩法漢兼用之今古
 文家各據其一為說然則此書雖偽為人上者柰何不敬能敬則
 未可專據六馬二字而斷其偽作也為人上者柰何不敬不驕在
 上不驕則高而不危○梅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為
 云言詰曷其柰何弗敬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甘酒嗜音峻宇彫牆甘嗜無厭足
 惠云越語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峻高大彫飾
 畫○梅云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者棄
 之左宣元年傳晉靈公厚斂以彫牆者棄
 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亾况兼有乎○閻云戰國策梁王魏嬰
 觴諸侯于范臺酒酣魯君避席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
 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亾其國
 者又齊桓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亾其國者又晉文公曰後世必有
 以色亾其國者又楚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亾其國者今主
 君之尊儀狄之酒云云有一于此足以亾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
 可無戒與惠云郊特牲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
 日好田好女者亾其國都冀州統天
 下四方○惠云左襄六年傳孔子引夏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亾○惠云孔子引夏書曰今
 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亾孔疏云賈逵以為逸書解為夏

桀之時賈傳古文而言如此則梅賾之謏可知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案經傳曰夏禹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亾言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域也案晉書謂謐之外弟天水梁柳傳古文謐當見之故五子之歌湯誥諸篇間載帝王世紀中王肅注家語亦以今失厥道當夏太康時又左傳正義云案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陸德明經典敘錄云肅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匿之據此二說疑後出古文肅所撰也梅云左傳引夏書每句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用韻今厥道句獨不用韻不知而妄改也

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梅云詩明明天子又曰

萬邦之方闕云邦之六典入則首見天官大宰小宰職又見司會司書乃敬大禹曰有典有則豈周因于夏禮與抑夏歌襲周禮也

惠云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亾○

惠云周語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注夏書逸篇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張超諫青衣賦云有夏取仍覆宗絕祀其

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梅云**萬姓仇予**
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先謙**鬱陶乎予心顏厚有**

案荀子讓兵篇反顧其上若仇讎

忸怩

德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賢士○

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象曰鬱陶思君乃喜而思見之詞嵇康

難自然好學論云處在暗室觀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

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是鬱陶作喜用晉摯虞

思游賦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難感得暑之鬱陶兮余安

能乎雷斯夏侯湛大暑賦何太陽之赫曠乃鬱陶以興熱蓋喜近

煥爰近寒亦洪範之理僞傳直作哀思解非又云孟子象曰鬱陶

思君爾此象之詞忸怩則敘事之語今竄入五子歌中以鬱陶忸

怩併爲一人人口氣不失卻孟子之文義乎梅云詩顏之厚矣晉語

平公射鵝 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速滅敗

程云墨子非命篇云禹之總德有之曰不慎厥德天命焉

葆惠云左哀十六年傳王命蒯賁曰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脗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脗征

奉辭伐罪曰征○此梅氏古文之三夏本紀太康崩弟中康

脗征書序義和酒淫廢時亂日脗往征之脗征今古文說同陳

云書序不言何時據史說則仲康時也集解引鄭云脗臣名顧命

脗之舞衣鄭注亦以脗爲臣名攷漢書人表脗列中上次於夏中

康時止稱脗不稱脗侯是脗爲臣名信矣皮云書疏引鄭曰脗征

臣名誤衍征字毛奇齡作古文冤詞不知孔疏誤衍用詆鄭君未一攷集解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

子○梅云詩商頌肇域彼四海仲康爲天
肩侯命掌六師

仲康命肩侯掌主六師爲大司馬○先謙案堯典肩子
朱僞傳解爲肩國名取與此肩侯遙相應合肺肝如見義和廢厥

職酒荒于厥邑

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肩后承王命徂

征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先謙案竹書紀年仲康五年秋九

多僞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誓勅之○惠云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

造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梅云左襄

二十一年傳祁奚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

徵定保杜注逸書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也又曰夫謀而

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謀而鮮過有謀勳者也惠訓不

倦惠我無疆也僞傳改勳爲訓因惠訓之訓而改之古人之引詩書必不奪書以與詩也先王克謹天戒臣人

克有常憲言君能慎戒臣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修職輔君君臣

明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

天子每歲二字鄙俚之甚漢人所不道舌所以振文教○陸奎勳云

以入夏書吾未信能欺明眼人也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

眾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梅云左襄

十四年傷師曠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正月孟春於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

是乎有之諫失常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梅云小宰正歲帥治官

之屬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惟時義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例將陳

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義和所犯故先舉

孟春之令犯令之誅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梅云詩沈酒于酒俶

○梅云詩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梅云詩沈酒于酒俶

擾天紀遐棄厥司謂始擾亂遐遠也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食可知○闕云日食

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

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蓋自

冬至一陽生至此月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忽以陰侵陽是爲

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則擊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則樂奏

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

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

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

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擊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

六月繼卽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卽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

夏之四月可謂反復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作僞古

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又云史

公固受逸書二十四篇者其作夏本紀不曰帝仲康初而曰帝中

康時最合子又推中康十三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七日

積三千四百二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七日

五六一二冬至一十七日四九八入閏餘二十四日六二三五二

三朔入轉七日七四九七七交泛二十六日四六三七五七經

朔五十二日八七五二七七閏四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一六一七

四七飲經朔五十一日〇五八八三五盈麻一百五十二日五

六〇〇三五八轉一十九日六〇五七二七遲差五度三〇八二

盈差一度三一加差四十五刻定朔五十一日五〇八八是閏四

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又步至十二年癸酉歲四月戊申日酉正初

刻合朔亦入食限加炁時視三差乃戌時初虧在地人目不能見

食無庸伐鼓取幣以救之則替奏鼓等禮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

疑矣僞孔若知此易肇位四海為卽位十一年季秋月朔為閏四

月朔既合麻法又協典禮替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鼓於社責上公

雖有百喙豈能折其角故替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鼓於社責上公

替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義和尸厥官罔聞

幣禮天神眾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〇說見上義和尸厥官罔聞

知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所以罪重〇梅云書若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間錯天象言昏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

亂之甚干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

麻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〇惠云太宰

掌建邦之六典四曰政典荀子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

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若然苟卿所引乃周書也梅賾載之夏書又以爲先代政典之言其後偽造三墳者遂不及時者殺無赦雖治其官苟有先後

以政典爲三皇時書矣之不及時者殺無赦雖治其官苟有先後

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說見上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

其賢子弟○梅云大誥惟予以爾庶邦惠爾眾士同力王室尙弼

云湯誓致天之罰牧誓惟恭行天之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尙弼

予欽承天子威命命以天子威命督其士眾使用火炎崐岡玉石俱

焚山脊曰岡崐岡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梅云晉書袁宏三國名

臣傳贊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又劉琨傳火焚崐岡可見是晉人

語又後漢董卓傳論崐岡之火自茲而焚閭云陳琳檄吳文大兵

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鍾會檄蜀文大兵一發玉石

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琳會不相遠而語同足見其時自有此

等語而僞孔忘其爲三代王者之師闢入筆端此書出魏晉又一

佐已惠云周書世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

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梅云孟子惟天吏則可以伐之盤

庚惟汝逸德立政庶習逸德之人左傳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脅

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此用其意又陳琳檄吳文元惡

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又云誅在一

人與眾無忌 **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

亦此意也 **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皆與更新一無所問 ○梅云孟

子同乎流俗合乎世詩周雖舊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 歎能以威

邦其命維新舊染即舊邦之染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 勝所愛則

必有成功 ○梅云左昭二十三年傳吳公子光曰 **愛克厥威允罔**

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不言出夏書 **愛克厥威允罔**

功以愛勝威無以濟眾信無功 ○姚際恆云此四句襲吳光語以

亂臣賊子之口不可為訓明甚後世申商之法厥由以興既載入

聖經則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罪不勝誅矣李衛公問對云凡將先

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

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也靖曰愛設於

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先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

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案問對亦係假託然尚知辨

正尚書之非可謂有識又東坡書傳云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

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又曰不幸而

過甯僭無濫是堯舜以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

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為堯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屑后之黨臨

敵警師一切之言當與申商之言同棄不齒而近世儒者欲行狂

政輒以此藉口吾不可以不辨蘇所斥近世儒者殆謂安石至左

傳作事威克其愛乃臨戰制 **其爾眾士懋戒哉** 言當勉以用命戒

勝之語非如偽尚書所云也 **其爾眾士懋戒哉** 以辟戮 ○程云此

篇以古序紀汗為根據而未悉當時用師原委即所集古書諸語

已非切當火炎崑岡以下文詞華美與魏晉檄文無異上視甘誓

簡嚴厚重有霄壤之別且渠魁脅從何所指斥
舊染汙俗全無實證於古序立言處亦有未合

尙書

孔傳參正八

湯誓第一

商書

○書疏引鄭云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有天下之號殷本紀云商國在太華之陽正義引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高所封也然則契始封在今陝西商州左襄九年傳疏引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與鄭說異孫云左傳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關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則商丘是關伯所居非契所封之商殷紀云自契至成湯八遷蓋自相土遷居於此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是襄九年疏又云如鄭意契居上洛之商至今河南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此說最明後又稱殷者以殷庚遷殷故然不全改商號詩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先後二號並言之湯名履見論語堯曰篇殷紀云主癸子天乙立是爲成湯集解引張晏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商之王皆以名爲號諡法曰除虐去殘曰湯素隱稱天乙者譏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湯誓

戒誓其土眾○殷紀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與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

伐桀以告令師作湯誓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橢遂與桀戰于
鳴條之野作湯誓今古文說同白虎通諡篇湯死後世稱成湯以
兩言爲諡也風俗通皇霸篇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
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
割之之謂王制殺生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
下所歸往也崔駰大理箴夏用淫刑湯誓其車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
比桀於一夫○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

言今文與古文同○王曰者殷紀作湯曰段云白虎通曰費家言
天命已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
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殷紀下文踐天子位作湯誥
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然則今文作湯曰古文作王曰殷紀
於湯作誓下云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下乃云桀敗于有
之虛桀奔于鳴條是湯未敗桀之前已稱王矣皮云白虎通言質
家先伐乃改正朔非謂稱王大傳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
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
是其時未稱王殷湯號武王據後言之耳然據史官所書則固當
稱王曰史記作湯曰不作王曰者史公以意改之使人易曉與五
帝紀作堯曰舜曰不先謙案湯稱王在伐桀前史記自是明證亦未
有改正朔而不稱王者殷紀作湯曰與五帝夏紀例同非今古文
異則皮說得之○格爾眾庶悉聽朕言者殷紀作格爾眾庶來女
悉聽朕言來女二字史公以訓詁代格爾誤倒見者悉盡釋詁
二字乃後人誤加下作女上又作汝此謬誤之顯見者悉盡釋詁

文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稱舉也舉亂以諸侯

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今文與古文同○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匪台小子敢行舉亂非匪通用字稱舉故訓字集解引馬云台我

也釋言稱舉也說文再再舉也故史公以僞爲舉段云當是本作

僞衛包改之詳牧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者殷紀作有夏多罪

子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于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

之字維四句先後倒易又多今夏多罪四字段云以漢書考之尚

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

也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得此逸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傳或閒編此正閒編之一證皮云據史記所載疑史公所傳今文

尚書本與古文不同以文義論似史記文繁義複不如今傳本爲
從字順然文從字順者正恐後人改竄之本未可專據今傳本爲
是疑史公古本爲非也釋言殛誅也今爾有眾汝曰我不恤我
段云此殛字亦當爲極詳洪範多方

眾舍我稽事而割正夏汝汝有眾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

恤我眾舍我稽事而割正今文與古文同夏字衍○今文同者殷

紀作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稽事而割政爾女同我

后謂桀釋詁后君恤憂廢舍也稽爲耆者說文耆愛濟也田夫謂
之耆夫方言耆積也特牲饋食禮注耆者農力之成功廣雅釋言
害割也政謂政令言我后力役不休妨民農時是廢舍我之稽事
而爲害民之政也段云僞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

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贗也孔疏云爲割制之政於夏邑增此

三字以暢經意耳據史記則今古文皆無夏字今本據孔疏妄增

非予惟聞汝眾言不憂我眾之言○干惟聞女眾言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如此文在有夏多罪下惟

作維今古文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帝不敢不正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如此文亦在有夏

多罪下孫云夏氏者周語稱禹有平水土之功皇天嘉之胖以天

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則夏雖爲有天下之號實卽氏也汝眾俱

言夏氏有罪天聽自我民聽予畏天不敢不正夏之罪上帝天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其曰有罪其如台○女其曰有罪其如台者殷紀如此如台作奈

何以訓詁代經孫云如台爲奈何者薛綜注東京賦云如奈也台

何聲之轉江云其奈何呼號無告之甚也段云高宗彤日乃日其

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殷紀皆作其奈何然則今文說台不

訓我僞傳三處說皆不順不如史記爲長殷庚上下稽曰其如台

如台如何也僞傳訓台爲我語亦不順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

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謂顏閔其奈

之何言不能勝之也正用尙書句法典引云作者七十有四人今

其如台而獨闕也言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勞役之事以絕眾

奈何而不封禪也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夏之邑居謂征賦重○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割夏邑今文與古文同一作率奪夏國○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夏王率遏眾力者殷紀

如此釋文引馬云遇止也止眾力即上文舍稽事也○率割夏邑者白虎通京師篇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割謂割鮮之虐政一作率奪夏國者殷紀如此割作奪三家文異謂奪其收斂也邑國故訓字說文邑國也牧誓窳完于商

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子及汝皆亡

眾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有眾率怠弗協者殷紀作有眾率怠不和弗協

今文與古文同○有眾率怠弗協者殷紀作有眾率怠不和弗協

協和也說文協眾之同和也○曰時日曷喪子及汝皆亡者殷紀

作曰是日何時喪子與女皆亡時作是曷喪作何時喪及作與以

故訓代之段云曷當是本作害衛包改之尙書大傳曰桀云天之

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歟隸釋曰語因桀常以日自況故眾

覽慎大篇新序刻者篇亦載桀自比日語因桀常以日自況故眾

有此言孟子梁惠王篇引湯誓曰時日害喪子及女皆亡趙岐注

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湯共伐之湯

臨士眾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案趙亦讓害爲

曷曷何也何與大義通故訓爲大其以此二語爲湯誓眾之詞乃

今文異說陳喬樞以爲小夏侯說也書疏引鄭云桀見民欲叛乃

自比於日曰是日何當喪乎日凶我與女亦皆

喪凶引不凶之徵以脅恐下民也此古文說

夏德若茲今朕必

往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如此釋詁茲此也爾尙輔子一

往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如此釋詁茲此也爾尙輔子一

往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如此釋詁茲此也爾尙輔子一

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

汝古文也今文輔作及賚作理○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

紀如此釋言庶幾尙也孫云輔作及者今古文異字非詰也予一

人者白虎通號篇尙書曰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

己材能當一人耳論語曰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段云觀湯自稱子

一人則篇首稱王志其實也○予其大賚汝者史記集解引鄭云

賚賜也予其大理女者殷紀如此錢大昕云理賚聲相近詩釐爾

圭瓊鄭引作賚釐理義亦通孫云理與釐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通書序帝釐下土方馬注釐賜也理也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其言僞不實○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釋詰食僞也孫炎註食言之僞

母者殷紀作女毋不信朕不食言釋詰食僞也孫炎註食言之僞

也郭注引爾不從誓言不用命○爾不從誓言今文與古文子則

此經以證爾不從誓言同○今文同者殷紀作女不從誓言子則

孛戮汝罔有攸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孛戮汝罔有攸

赦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作子則孛戮汝罔有攸

俗字帑借字當作奴詳見甘誓我作僂假借字罔作無故訓字段

云匡謬正俗云商書湯誥云子則孛戮汝罔有攸赦耳此非孛子之孛

云見案孛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孛子之孛

猶秦誓稱四孛正士亦謂或四或孛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又

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厄奴僂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

矣玉裁案此條盡正爲奴字而後可讀亦可以證尙書之本作奴

矣古子女奴婢統稱奴其既也假孛爲奴其後又製孛字爲之詳

見甘誓至斬字見汗簡羽字見薛季宣書古文訓豈唐初書已有是與斬者斬之謂古假斬爲誓也劫者琴之謂古假琴爲戮也中論賞罰篇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子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此字亦校書者所改書疏引鄭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棗孫云古無從坐之法漢法因暴秦之舊未能盡除鄭用漢法說經失之罔有攸赦者軍法無赦令非常法也常刑則有赦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六年於是急法久者不赦是不赦者亦秦法也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此梅氏古文之說。四般紀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陶中。書作誥。一曰。駢。預。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綱。仲虺作誥。今古文。說同。史記用今文而中。書皆古字。段氏謂伏生書中亦有古文是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惠云魯語桀

奔南巢梅云孟子湯放桀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闕云季札論樂非據詩書爲言猶有慙德卽孔子謂武未盡善意今誤以許樂之言入之湯誥使聖人心事曖昧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苟有絲毫

之懸聖人必不爲之觀湯誓今朕必往之曰子恐來世以台爲口

詞及論語元杜昭告之語豈抱懸者耶

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梅云左襄二十二年傳公

以鄭君爲口實蘇與曰來世二字不見於經莊列書中固有之然

莊子引楚狂語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論語止作來者往者二

字蓋蓋濫於周末而盛稱於佛與梅取以入經殆爲不倫且篇首

著此數語似湯諷仲虺作語如後世君臣勸進之爲非獨誣經抑

且誣仲虺乃作語可無懸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

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程云逸周書文酌解民生而有欲梅

云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無主以治

之則強凌弱眾惟天生聰明時又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梅云

也暴寡而亂矣惟天生聰明時又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梅云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
大淫昏惠云孟子坐于塗炭應璩與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
從弟君苗君胄書濟蒸民于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
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此但當
湯詩攬禹之緒皋陶謨弼成五服
循其典法奉順天
命而已無所懸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言託天以行
虐於民乃桀

之大罪○惠云墨子非命篇引仲虺之
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

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眾

伐師惡用關師一云帝式是惜用爽厥師喪一作爽者周語單襄

公曰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韋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關云墨子

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關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偽

古文易之云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訓爽爲明不與墨子持乎又云

立政帝欽罰之乃佚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言我周用商所

受之命而奄甸萬姓也此乃云上帝不善桀而用商受王命一是

商興一是代商興語意相反既誤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

會用爽厥師且誤用式商受命也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而無勢則

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眾無道之世所常○惠

云左昭二十八年傳司馬叔游曰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周

書芮良夫解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家

日實蕃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國於夏世

欲見剪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穰屬○惠小大戰戰罔

云孟子惡莠恐其亂苗也左傳孔子曰用秕稗也○惠小大戰戰罔

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

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之理○梅云史記桀乃召湯而囚之

夏臺已而釋之詩戰戰兢兢呂刑殺戮無辜姚際恆云如此說湯

之伐桀爲自全免禍計先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通近也不近

發制人非爲救民塗炭也

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

受命而貨殖焉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勉於德

史記有貨殖傳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勉於德

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

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梅云秦誓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論語過

則勿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日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惠云魯

語湯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行見農

民之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

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閻云孟子葛伯仇餉繫於毫眾往耕下此古文湯征篇文也湯

一征自葛始亦應為其文今竄入仲虺之語非也又云書曰湯一

征一節書詞與孟子語頗相雜偽古文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

無敵于天下互異故不援入書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於書曰後

凡三見斷為書詞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於書曰後

我后之故此最其苦心分疎處但味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

若仲虺對成湯不得斥其號偽古文轉變其詞曰初征自葛又其

苦心閃縮處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偽古文縮為東

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便森拙又云偽傳葛伯遊行云云不日毫

眾曰童子而泛曰農民若葛伯所殺即葛人與湯無涉故與孟子

遠以掩其跡孟子之迹用心如此將誰欺乎先謙案帝王世紀云

湯始居亳學者咸以毫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

南偃師西二十里尸鄉之湯亭是也蓋考之事實甚失其正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甯陵縣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爲畊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計甯陵至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爲畊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故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卽孟子之書是也世紀多引晚書以相應和是其朋曰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惠云謀作僞之顯證惠氏應引之曰奚獨後予孟子奚爲後我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襁予后后來其蘇君來其可蘇息○惠云孟子書云後我后后來其無罰一云后来其蘇帝王世紀云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爲而後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舊謂我故仲虺誥曰後我后后来其蘇也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初征

自葛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兼弱攻昧取

亂侮亡程云左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

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內曰於鏃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

日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左傳推取亂侮亡爲仲虺

語兼弱攻昧爲古武經語且引書以明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二句左傳不

得分取亂侮亡爲仲虺語兼弱攻昧爲武之善經亦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

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撫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開云左襄二十九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曰亂者

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亦可爲上文

有取亂侮亡者兼弱攻昧之證推亡固存一句卽從上亡字增出

存字以釋書詞故曰國之道也國之利也今以推亡固存湊併書

詞以國之利也等句改爲邦乃其昌以叶韻兩處傳文割

剝聯綴使經如補衲傳無完膚矣梅云洪範而邦其昌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日新不懈自滿志盈溢○惠云易

不能充之無以保妻子也孟子又曰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失道者寡助寡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助之至親戚叛之

垂裕後昆

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

義制事見荀子易君子義以方外敬以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賢

直內詩以保我後生惠云孟子湯執中

聖而事之○惠云吳子昔楚莊王曰寡人聞之能得其師者王能

得其友者霸荀子堯問篇其在仲藹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

王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

所擇而莫謂人莫己若者亡亡之道○說見上好問則裕自用則

如己者亡

小禮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惠云古文嗚呼慎厥終
惟其始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殖有禮覆昏暴者封
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梅云禮表記事君慎始而敬終殖有禮覆昏暴者封
因問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語公孫固曰晉文公殆有禮矣
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隆有禮之謂也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事則敬天安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湯誥

以伐桀大義告天下○此梅氏古文之五般紀既緝夏命還
亳作湯誥書序湯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殷紀載湯誥語與
偽古文異

詳書序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眾
人○梅云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

周書序又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
邦惠云誕告出盤庚萬方出逸湯誓

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

予一人誥

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梅云顧命王若曰惟
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劍報誥盤庚明聽朕言

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皇天上帝歆享天之靈鬼神降衷吳語夫差曰今

天降衷于吳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中庸天命之謂性先謙案詩皇矣上帝若有恆性克綏厥猷

惟后順天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惠云韓非

始也易詁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棟謂言仁言性言誠皆

見僞書其不可據也明矣程云周書常訓解天有常性梅云中庸

率性之謂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

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惠云左傳臧哀伯曰滅德立違洪

範惟辟作威作威何害於爲君大誓數紂之罪云作威殺戮亦謀

惟君陳無倚勢作威乃不與洪範爾萬方百姓懼其凶害弗忍荼

毒羅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梅云並告無辜于上下神

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梅云左哀十六年傳余

曰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過天禍之故下

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惠云國語單襄公曰天道

賞善而罰淫左傳士貞子曰神福仁而禍淫梅云微子天毒降災

荒殷邦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

于殷呂刑上帝不錮降咎于苗

威謂誅之○梅云湯誓非台小子多士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

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梅云論語子

今皆不通文理妄為改竄以不敢赦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用玄牡之上又以有罪變作請罪字於下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

與爾有眾請命聿遂也○大聖陳力請罪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

同心以治天下梅云淮南記論高皇帝云以與百姓上天孚佑

請命於皇天漢書賈捐之傳賴漢初興為百姓請命

下民罪人黜伏孚信也○梅云孟子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天命

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借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

生○梅云大誥天命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

不憚論語譬諸草木梅云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伐桀未知得罪于天地謙以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梅云詩戰戰兢兢

淵則天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愴

命也禁之○梅云周語單子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離間其文

禁之○梅云周語單子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離間其文

禁之○梅云周語單子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離間其文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梅云盤庚欽念以忱詩鮮克有終

尙書

孔傳參正九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伊訓作訓以教道太甲○此梅氏古文之六據殷本紀云湯崩太
年崩伊尹適立太丁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帝太甲元年伊尹作
伊訓作肆命作祖后仁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
肆命祖后以太甲元年係成湯既沒之下
與孟子史記不合序亦僞也辨見書序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

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奠

資有牧方明先謙案漢志引伊訓稱元年僞書改稱元祀此亦拘

拘於爾雅年祀之分惟恐奉嗣王祗見厥祖居位侯甸羣后咸在

失之之一證也餘詳說命奉嗣王祗見厥祖主喪侯甸羣后咸在

在位次○惠云唐書王元感傳張柬之曰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

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

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願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擇翌日乙丑王崩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
冕黼裳九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
祗見其祖願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侯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

屈威在則崩及見應是周因於殷也棟謂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

如張柬之說則知梅賾竊顧命之文明矣

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梅云論語子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日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

以訓于王湯有功德烈之祖故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

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靈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蠢允及飛鳥

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暨鳥獸魚鼈咸若其餘無不順○程

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靈王賈誼新書君德篇引靈臺詩而云文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

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

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

弗謹闢云左傳上天降災梅云盤庚乃話民之弗率晉語驥姬曰

無必假手於武王左隱十一年傳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

還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先謙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始也始

案墨子天志篇云乃曰吾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始也始

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毫○惠云唐石經作朕載自毫書序

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

宮朕哉自毫趙注伊訓尚書逸篇名鄭注書序云鳴條南夷地名

孟子引舜卒于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

帝王世紀云伊誦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云夏師敗績乃伐三腹湯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腹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雷與

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邑昆吾亭云云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永懷湯

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今王嗣厥德罔

商王之德○程云禮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梅云召詰今王嗣受

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梅云召詰今王嗣受

不在厥初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

自貽哲命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

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閔云禮祭義立愛自親始教民睦

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

慢於人愛敬兼於事親而鳴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

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梅云荀子臣道篇爲上則明爲下

若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謙案詩匪居上克明程云說苑說叢篇爲人上者患在不忠闕云臣道篇

先民是程居上克明程云說叢篇爲人上者患在不忠闕云臣道篇

克忠故事上竭誠○程云說叢篇爲人下者患在不忠闕云臣道篇

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

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僞書改以爲先王事語反淺

近揚倖注亦以書曰爲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如不及恐有過

伊訓而不言其不同

○梅云論語無求備於一人淮南汜論訓君子不責備于一人以
亢倉子訓道篇君子檢身常若過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
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以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
敷求哲人俾
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梅云詩
子尙賢篇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又曰於先王之書暨年之言然曰臨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
言先王之治天下必選擇**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
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制官刑儆于有位**儆戒百官○閻云墨
子非樂篇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未言作於何時然左昭六年
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
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杜注言刑書
不起於始盛之世則湯之官刑必作於湯之叔世不爲湯所制明
矣不爲湯制卽不出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又可知矣或曰鞶作
官刑虞舜有之豈湯無官刑邪子曰湯時非無刑特麗於官刑鞶
爲一書以豫告下民則湯未嘗有此法卽九刑之作原於周公所
爲賊藏盜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也說者猶謂後世記周公誓
命之言非周公自**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
爲之書何況禹湯**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荒淫樂
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惠云非樂篇又云曰
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
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敢有殉于貨色恆于**
有以亾上帝不順降之百辟其家必壞喪

遊畋時謂淫風

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先謙案禮中庸遠色賤貨梅云無逸于遊于

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遺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

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疎遠之童稚頑豎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惠云論語侮聖人之言逸周書有耆德篇梅云鄭語史伯曰

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吳語子胥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喪

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邦君有一

于身國必亡

諸侯犯此國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

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頰涅以墨蒙士餽謂下

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朱彝尊云肉刑非舜五刑舜命皋陶

流鞭扑贖賊是以苗民始作五虐之刑夏商無明徵伊訓其刑墨

偽古文未足深信周官分職掌之司刑肉刑其助於周與蘇輿云

漢書刑法志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

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是夏商用肉刑漢儒已有此說荀子云刑

名從商爵名從周益刑辟至商趨重矣先謙案唐虞象刑者非無

刑之謂先有五刑而後象之也其時風俗醇美羅法者少即象刑

人以爲恥亦無犯者所以明刑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

措至極也朱說非詳見堯典又曰念哉率作興事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

梅云夏書聖有謨勳

中庸洋洋乎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

詩亦孔之昭惟上帝不常在一家○惠云大較本墨子而有詳略

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惠云大較本墨子而有詳略

梅云康誥惟命不于常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賴慶○梅云易小人

傷而弗去也漢昭烈戒子曰勿以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爲無

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說具上閩

云賈子有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君

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太甲 戒太甲故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七殷本紀帝太甲既立

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

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

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

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案據殷紀書名太甲下

當有訓字又太甲立三年始有放桐之事放桐三年而後歸政則

六年矣序以爲既立卽放顯與史違以致後人異說紛紜不可據

信辨見
書序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梅云不惠自孟子子弗狎於不順翻出詩商頌實惟阿衡

毛傳阿衡伊尹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顧諟謂在之諱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梅云禮大學引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論語禱爾于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

不祇肅

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

方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梅云詩大雅天監在下聿修厥德有命既集頌綏萬邦惟尹躬克

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眾○梅云肆嗣王不

承基緒

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

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尹吉亦尹誥也天其後嗣

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榮君臣滅先人之道嗣王戒哉祇爾厥

辟辟不辟忝厥祖

以不終爲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

不辟忝厥祖

王惟庸罔念聞

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梅云多士惟時天罔念聞

伊尹乃

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

其德坐以待旦而言先王昧爽大明

南修務訓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梅云左昭三年傳叔向引譏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孟子周公坐以待旦姚際恆云作僞

者改昧旦爲昧爽以避下句旦字闕云昧爽者欲明未明之時也

旦早也明也相去時僅幾希此何足見湯憂勤之甚而舉以告嗣

王乎若漢劉向之不寐達旦鄭當時之夜以繼日至明旦趙廣漢

之夜不寐至旦歷時甚久故史志其異豈所謂昧爽與旦之閒哉

連綴此語者不惟文理旁求俊彥啟迪後人

不通亦太不曉事矣

梅云書曰佑無越厥命以自覆

啟我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以自覆也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口之類左傳儉德之共

也金滕惟永終是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機弩牙也

度則釋

于

欲厥

止率乃祖攸行

于孝

梅云盤庚乃祖乃父

惟朕以懌萬世有

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王未克變

太甲性輕脫伊

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王未克變

太甲性輕脫伊

尹至忠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曰習與習長故幼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孔子曰少成若

天性習貫如自然闕云茲乃不義隱與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相表裏以錯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解爲實事
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

不使世人迷惑怪之○梅云孟子予不狎于不順左成十六年傳

叔聲伯曰以魯之密邇仇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居憂位○皮

既沒而太丁蚤天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

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

成道興利除害致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依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

乃復退位趙岐孟子注放之於桐邑史記集解引鄭云桐地名也

有王離宮焉書序伊尹放諸桐傳云湯葬地也又造僞古文云

王徂桐宮居憂以實其說帝王世紀亦云桐宮蓋殷之墓地有離

宮可居在鄴西南皇甫謐即造僞書者不知劉向云殷湯無葬地

是西漢人並不識湯陵所在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

行水災因行湯冢蓋至此始知有湯陵而皇覽云湯冢在濟陰毫

縣北郭東去州二里與僞傳不同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

有湯冢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前後兩說並存

一沿皇覽之說一沿僞孔之說其真僞皆不可知闕云後漢郡縣

志梁園有虞縣有薄縣虞下注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有湯冢判

然二縣所有豈得指桐爲湯陵墓地乎然僞孔欲附會太甲居近先王則訓於義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顯悖孟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梅云晉語子尤爲怪矣王又曰佐相以終克成令名程云孔叢子曰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在商王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察家語孔叢子出與晚書同時晚書竄其語於中以相標榜也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此梅氏古文之入闋云治麻者以至朔同日爲麻元漢書律麻志遇至朔同日悉載之漢高帝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十一月者漢承秦未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爲子月也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爲子月也或問周改月於春秋而徵之矣商改月於書亦有徵乎余曰亦徵於春秋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班志謂武王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殷十一月者建亥之月故後一月爲周正月建

子是也或者徒見蔡氏書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
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爲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實在於此其祀
先王者以卽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商之正朔不
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越蒹祀先王于方明曰配上帝是旦
太甲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蒹祀先王于方明曰配上帝是旦
至之歲也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爲孟
統可謂推法最密者矣而僞作太甲者求其說而不得以元祀十
有二月爲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不知商實改月未
正朔故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不知商實改月未
常以十二月爲歲首曷爲復辟於是月乎不然商實不改月則十
二月建丑之月耳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
爲歷元而書之乎余蓄此疑凡數載久之方得其說故特著之以
補顏師古漢注之缺且以證蔡傳之多謬也或又問子以十二月
爲建子則如孔傳所云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
改元矣余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蘇子瞻既
言之矣余豈敢復以崩年爲改元乎蓋成湯爲天子用事十三年
而崩則崩當於丁未太甲卽位改元則改元必於戊申始正月建
丑終十二月建子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
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總之認十有二月乙丑爲卽位
之禮不得不以十有二月爲建丑知十有二月乙丑爲至朔同日
配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十有二月爲建子也或曰伊尹當卽位
之初祀于先王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故曰伊尹訓余曰冬至以
先王配上帝獨不可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乎或又曰劉歆三
統麻班固謂之爲最密杜預謂之爲最疏子何獨對歆之是從乎

余曰余亦非漫信劉歆也自古治曆者皆紛如聚訟莫有定論獨
劉歆載武王伐紂時日微之於國語伶州鳩太甲時日微之於古
文尙書余之從夫劉歆者亦以其原本經傳而唐僧一行又獨謂
統曆也班固謂之爲最密杜預謂之爲最疏而從之也然一三
杜預之謬後人之議前人也如是余又將安所適從哉又云元祀
十有二月孔氏誤會書序之文也但踰月卽位太甲稱元於湯崩之
年子月則孔氏誤會書序之文也但踰月卽位太甲稱元於湯崩之
矣但不改月又與麻法十二月至朔同日者不合亦不可從余故
折衷於二者之間著爲此論自謂頗不可易云皮云閻說甚辨猶
未免沿書序之誤殷紀湯崩立外丙三年崩立中王四年崩乃立
太甲與孟子合是太甲繼中王而立非繼湯而立也古文書序成
湯既沒太甲元年則直以太甲接成湯抹撥外丙中王兩代與孟
子史記不合矣此古文**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卽吉服也踰月
書序之不可信者詳觀**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卽吉服也踰月
云周語內史與曰太宰以王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
惠云復歸于亳見孟子閻云僞古文出王肅之學肅錯解中月而
禫爲在二十五月中二十六月初卽吉故撰太甲三祀十有
二月朔嗣王被冕服歸非以是月爲月朔乃以是月爲服闋而卽
吉也服果闋於是月則太甲之元必改於湯崩之年丁未一年二
君失終始之義此豈三代所宜有乎若踰年改元又不應至此月
而後服闋反復推究無一可者蓋作僞者不能備知三代典禮既
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後儒短喪
之制上溯古人蓋至是**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無能相匡
而其僞愈不可掩矣

生○梅云盤庚不能胥匡以生惠云禮表記太甲曰民非
后無能胥以寧吳書駱統傳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寧

罔以辟四方

須民以君四方○惠云表記太甲曰后

皇天眷佑有

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願
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

之美○梅云太甲方知改過自新即謂之克終厥德非聖人慮終
之語亦與下文太甲圖惟厥終之言相反先謙案召誥無疆惟休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君而稽首於臣謝前
過類善也聞於德故

自致不善○梅云洛誥王拜手稽首詩不明爾德先謙案殷紀云
太甲不明暴虐閻云太甲不得稽首於伊尹為誤做洛誥元闕皮

補云洛誥王拜手稽首孔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兩處
之文相同閻氏以為誤做洛誥者案殷紀伊尹攝行當國與周本

紀周公乃攝行政當國事雖相同而周公攝政權稱王明見史記
及禮記明堂位逸周書明堂解荀卿子書兩漢今古文無異說伊

尹未嘗稱王周公叔父之尊伊尹異姓之卿是伊周雖同而不盡
同成王可稽首於周公太甲不當稽首於伊尹且臣拜而君答拜

古禮之常臣未拜而君先拜臣則無是禮洛誥篇先云周公拜手
稽首然後王答稽首傳云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是也太甲篇

先但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並未拜手稽首太甲違稽首
於其臣傳云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遇則害於義矣君雖有過不當

稽首而謝其臣公羊傳晉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乃東
遷後衰世之事非三代前所宜有也故以為誤做洛誥

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梅云左昭十年傳子皮曰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酒誥曰惟民自速辜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孽災道逃也言天災可避

自作災不可逃○惠云禮縉衣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孟子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言己已往之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惠云左傳楚

共王曰未習師保之教訓又展喜曰匡救其災梅云論語既往不終金滕惟永終是圖

伊尹拜手稽首

拜手首至手

曰修厥身允德協

于下惟明后

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

不悅

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梅云淮南修務訓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

以寬民罪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召誥越厥民茲服厥命

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

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析戴君來無罰言仁惠○闕云兩書有

本出一處偶爲引者所增易實於義無妨者孟子齊人取燕章宋

小國章兩引書後我后來其蘇後我后來其無罰是也柰何

僞作古文者既以後來其蘇竄入仲虺之誥復以

王懋乃德視乃

後來其無罰竄入太甲篇中可謂迂遠不切矣

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
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梅云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詩永言孝思先謙案論語貌思恭
德○惠云楚語伍舉曰臣聞朕承王之休無斃王所行如此則國君聽德以爲聘致遠以爲明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此

梅氏古文之九惠云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民所歸無常鬼神無

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惠云唐虞時未有誠字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

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此真西山之言也噫僞書安可據天位

哉梅云左僖五年傳宮之奇曰鬼神匪人實親惟德是依天位

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與者○梅云詩天位殷道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惠云韓非子與亡國同事有不

可存也淮南說林訓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

與亂同道難與爲謀先謙案肩征厥后惟明明與此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湯言

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梅云詩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

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適善

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

○梅云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適辟如登高必自卑無輕民事惟

惟無輕爲力役之事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慎終于始於終思始

於終思始○梅云荀子議兵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

篇禮論篇皆言慎終如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

以道義求其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非道察之勿以自滅

意勿拒逆之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非道察之勿以自滅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念慮道德則得道

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
梅云左傳不索胡獲荀子事雖小不爲不成禮文王世子引語曰
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鄭注一一人也此經直
用鄭注改爲一人而剛有字闕云禮記稱世子今入伊尹口中以
訓長君非也蓋見釋詁曰元良首也遂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國

以此語實之耳郭璞被注元良未聞

家故特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成功不逞其志無限 邦其永孚于休

慎焉 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 美○梅云君夷厥基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咸有一德 卽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此梅氏古文之十股

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僞孔列太甲後誤辨見書序姚際恆云詳

篇義疑史臣所紀當是尹與湯如虞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

故曰咸有一德但此不爲歌而爲文耳諸經傳記於伊尹並無告

歸致仕之事作僞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

取配周公復政將咸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贊襄於湯者移入太

甲朝陳戒於太甲夫贊襄於湯曰咸有一德喜同德之助陳交泰

之休於義可也若陳戒於太甲而曰咸有一德則是矜功伐善且

事其孫而追述與其祖爲一德豈復人臣對君之體司馬貞反據
僞書以史公記於成湯朝爲顛倒失序可謂巨謬篇中句末用德
字者十一句末用一者四句末用一德者四句中所用一字德
字又不在此數殆學語者所爲耳惠云禮縞衣引尹吉曰維尹躬
及湯云云盼現效甲鄭注吉當爲告古文告字之誤也尹告伊尹
之告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禮縞誦此縞又注惟尹躬天
見于西邑夏云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

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鄭據孔氏遺書為說蓋古文書序咸有一德次湯誥後故鄭以尹誥為伊尹告成湯即書序之咸有一德也又當克夏之後故云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皆古文說也今偽書以尹告一篇之文分屬太甲又以咸有一德為陳戒太甲之詞失之遠矣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梅云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德老

歸邑陳德以戒○惠云戰國策商君告歸姚際恆云此既造為復政因造為告歸下有嗣王新服厥命語是太甲歸亳後尹即歸矣然君爽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左襄二十一年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是太甲歸後尹作相之日方長今據偽經太甲初喪時即放之自攝太甲歸後旋即復政若始終未嘗相太甲者孔疏股本紀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猶及沃丁之世壽百餘歲此告歸之時應已七十左右也予案太甲後為賢君稱太宗享國綿長乃置伊尹於不問未嘗一日畱相王室伊尹亦優游私邑終身翫然於其君蓋萬無是理也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梅云君爽天命不易天難諶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有以亾詩天難諶斯又曰天命靡常常厥德匪常即易不恆其德也墨子非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惠云常厥德即易恆其德也厥德匪常即易不恆其德也墨子非樂篇九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有以亾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

言天不安樂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梅云多士上帝不

保詩監觀四方

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天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梅云詩乃眷西顧又求民之莫又

百神爾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無敵謂之受

天命○梅云禮繙衣尹吉日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閻云君前臣

名禮也周公自名於王前曰子旦召公亦名之為旦未有自稱字

者繙衣兩引咸有一德此篇正序在湯詰後答單作明居前史公

亦親受逸書者即繫於成湯紀內是必於太甲無涉矣王肅注言

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詞故君則號臣則

字不必作於湯前作偽者止見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遂以繙衣

所引竄入口中又撰其詞於前曰惟尹躬克以有九有之師爰革

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眾遂伐夏勝之改其正○惠非天私我

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梅非

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不一○梅云詩二三其德左成八年傳季

子侯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

是在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 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

厥命又曰今王嗣受 **終始惟一** 乃日新 言德行終始不衰茲服

厥命又曰王乃初服 **終始惟一** 乃日新 言德行終始不衰茲服

語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安國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梅賾

以孔傳尚書故用其語梅云荀子議兵篇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

吉大學湯之盤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

銘曰苟日新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

不忠良非其人○梅云禮王制任官然後爵之論語 **臣爲上爲德**

舉賢材禮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 **臣爲上爲德**

爲下爲民 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其難無

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 德非一方以善爲主

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 德非一方以善爲主

而亦何常師之有程云左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言以合於能 **俾萬**

成六年傳夫善眾之主也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言以合於能 **俾萬**

姓咸曰大哉王言 一德之言故曰大○梅 **又曰一哉王心** 能一心

○梅云荀子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言爲王而令萬姓如

用一也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言爲王而令萬姓如

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 **嗚呼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 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惠云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

可以生謀棟謂王肅主七廟以駭鄭君故嘗疑僞古文王肅撰也
七廟制始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
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章元成等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
時文武尙在四廟之中穆共以下二廟當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
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並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
晁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
卿法後王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荆三宗不毀之說班氏和
之王肅又因之以攻鄭於是造僞古文者改呂覽所引商書五世
爲七世孔晁虞喜干寶又皆在僞古文者改呂覽所引商書五世
說不知其難經而畔道也皮云惠氏說詳明堂大道錄禘說金鶚
求古錄禮說駁之全謂劉歆有功於經惠氏以爲畔經難道不可
以無辨予謂劉歆亂經之人金氏以爲有功於經尤不可以無辨
漢初廟制不應古法不知迭毀又立廟寢於郡國園陵翼奉貢禹
韋元成匡衡始稍釐正至東漢後大壞皆稱宗皆不毀實由劉歆
宗無數之說啟之鄭君以七廟爲周制說本翼貢章匡王肅復作
聖諺論以難鄭張融評之當矣劉歆有降殺以兩之說王肅遂有
尊卑同制之疑不知廟制本於服制服不過五故親廟止於四天
子不別爲高祖之祖與父制服何獨爲高祖之祖與父立廟古天
子與諸侯異者天子有始封祖又有受命祖故商周以稷契爲始
封祖而湯亦稱烈祖文亦稱太祖一爲始封一爲受命故可並稱
祖而不嫌既皆稱祖則必有廟故禮緯云殷五廟至子孫六周
六廟至子孫七也若諸侯止有始封祖無受命祖故止五廟然據
魯而論周公魯公皆始封祖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是魯亦有

六廟此皆禮由義起而非常數正與周有后稷文武故有七廟相類常數則天子諸侯皆止五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是猶在親廟也予有天子七廟二說攷七篇姑著其大略於此萬

夫之長可以觀政可知○說見上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以

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惠云國語引夏書罔非元后何戴后非罪無與守邦大禹謨襲用其語此又襲其意而變其詞閻云禮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監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與國語皆以民非后在上興起下后非民乃合告君語氣今倒置之則是告民語氣不容出伊尹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大甲之口矣人君所以成功○梅云匹夫匹婦見孟子答萬章問伊尹

成厥功

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梅云匹夫匹婦見孟子答萬章

尚書

孔傳參正十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盤庚之詰釋文引馬云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詰何
非但錄其詰也取其徒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殷本紀帝陽甲崩
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
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盤庚乃告
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
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
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
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序盤庚
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不言何時何人所作俞樾
云作盤庚以諷小辛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諸篇之義呂覽慎大
篇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故
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
是復盤庚之政然則史記謂百姓思盤庚信而有徵矣百姓思盤
庚而作盤庚三篇所重者盤庚之政其首篇述盤庚遷殷以常舊
服正法度卽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之本指其中下二篇則取
盤庚於始遷之時告誡其民之語附益之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
一篇也後漢文苑傳杜篤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

引帝王世紀云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

絕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正義引鄭注意略同是盤庚之政去奢

行儉之政也故以當時事實而言盤庚中宜爲上篇盤庚下宜爲

中篇盤庚上宜爲下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者始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

則又在後矣然則作書者何以顛倒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

盤庚之作百姓追思之而作也思盤庚思其政也始所作者蓋止

今之上篇載盤庚正法度之言而已無中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

與始遷時再三致告其民者民猶熱而能詳於是亦附其後焉此

中下之篇所以作也是故盤庚三篇宜仍伏生之舊合爲一篇而

其義則從史記案書疏引鄭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

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元孫七世也又加

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

山川嘗祀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盤庚

爲臣時事下篇盤庚爲君時事此古文說皮云漢石經合爲一篇

蓋本伏生之舊同史公之義若如鄭古文說則三篇非一時作不

得合爲一篇矣漢人以盤庚爲去奢行儉不止杜篤賦言之鹽鐵

論本議篇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說苑反質篇殷之盤庚大其

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漢書

揚雄傳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

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翼奉傳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

人美之張衡西京賦盤庚作詒率人於苦後漢郎顛傳昔盤庚遷

殷去奢卽儉後漢紀崔實論世事云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

苟悅申鑒云盤庚遷殷革奢卽約曹翔漢敬隱后頌曰盤庚儉而

弗怠皆今文說與去奢行儉之惜合漢書孔光傳光議曰以尚書
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宜嗣光習大夏侯尚書亦今文說也先
謙案魏志董卓傳注引華嶠漢書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
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楊氏世傳歐陽尚書
以此經爲三篇漢書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二十九卷歐陽章句
三十一卷是已分三篇爲三卷矣上篇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
者敘作詰之由爲經文立案既云民不往有居則非遷都後事甚
明俞說誤也上篇詰臣以敷于民中篇將遷時詰民後兼及臣下
篇既遷後詰臣篇次不紊鄭以上篇爲盤庚爲臣時事據篇中我
王來及王若曰爲言白虎通引不施予一人爲臣下尊王之詞則
是盤庚尊稱陽甲與鄭說盤庚爲臣時事合班氏通義用夏侯尚
書然則以上篇爲盤庚爲臣時事亦夏侯遺說不自鄭始也此書
大義自當依史記小辛時百姓追思盤庚而作惟遷都之舉始於
陽甲爲君終於盤庚紱眾事言先後當時臣民必有記錄追思者
本之而作皆紀實之詞與盤庚自爲
之詰無異楊彪所云非有異說也

盤庚遷于般

毫之別名○盤庚遷于般今文與古文同盤一作般

同之證盤一作般者楊雄傳般庚所遷作般洪适隸釋卷十四載

蔡邕熹平石經殘碑盤庚下篇首句字作般五體散時胎釋文盤

本又作般周禮司勳注作般庚是古文不異廣雅釋詁遷徙也殷
紀集解引鄭云治於毫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毫皇甫
謐曰今偃師是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楊
雄兖州牧箴云成湯五徙卒都于毫盤庚北渡牧野是宅與史記

不同史公謂盤庚自河北渡河南所遷是亳殷雄謂盤庚自河南渡河北所遷即牧野乃今文家異說不如史記足據

適有居 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民不適有居今文無徵○民不適有居者殷紀云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即所謂不適

有居也民不欲徙者**率顛眾感出矢言** 顛和也率眾憂之人出惑於在位之浮言也

古文感並當爲戚出矢言今文無徵王鳴盛云偽傳以感爲憂眾憂之人不詞甚矣又因眾憂之人不易呼召訓顛爲和古無是訓

也出矢言爲出誓言文義明順以矢爲正直尤非○今古文爲率顛眾感者段云古干戚親戚憂戚同字衛包改戚爲感俗字說文

顛下云呼也从頁驚聲讀與驚同商書曰率顛眾感戚者眾貴戚近臣王鳴盛云曉諭臣民必由近臣始故呼召之下文由乃在

位在位即眾戚也孫云殷紀云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周禮鄭注云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是知眾戚

爲責戚近臣也矢言者釋詁矢誓也**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我王郭注相約誓易晉卦虞注矢古誓字

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今文無徵○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者劉云我王謂陽甲先謙案劉說是

釋詁來至也言我王至此命我論汝眾我邦爰居於此**重我民** 地者亦既有年非忍輕棄故土也下乃明其不得已之故

無盡劉 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重我民無盡劉被水害與我殺之無異所謂天下有溺由己溺

之也今河圯曰甚重我民命母令盡扈於水

不能胥匡以生卜

稽曰其如台

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稽於龜以徙曰其如我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者胥相匡救也稽卜以問疑也如

台猶言奈何問龜詞也江云言今民蕩折離居不能相救以生欤

不可不遷於是稽之於卜曰其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

何哉周禮太卜國大遷則貞龜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

盥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則遷先王

也書疏云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

謂成湯至祖乙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文與古文同不常厥邑者杜

徙國都也常厥邑于今五邦今文與古文同不常厥邑者杜

篤論都賦遺時制都不常厥邑用此經文說文邑國也又云邦國

也邑邦義通張衡西京賦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

厥土改土以合韻于今五邦者殷紀云迺五遷無定處見明

史公用經于今五邦之文五邦即五遷也釋文五邦謂商上亳鄭

相耿也書疏引鄭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鄭相耿為五先謙案殷

紀云契封商上湯始居亳帝仲丁遷於囿河宣甲居相祖乙遷于

邢商上今陝西商州隴即舊今河南榮陽縣相今河南內黃縣邢

即耿今山西河津縣為五邦故云于今已五邦矣不與盤庚遷都

相涉偽傳五徙併盤庚言之後儒以此篇為遷都後作與馬鄭說

不合非是書疏云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

斷命今不承于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今不承于古罔知

天之斷命今文無敬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者詩傳

承繼也古謂先王言今不繼先王之事是知天矧曰其克從先

王之烈天將絕命尚無知之况能從先王之業乎○矧曰其克從

况克能也釋若顛木之有由○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者釋言矧

詁烈業也若顛木之有由○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者釋言矧

或从木辭聲不下云古文櫟从木無頭梓下云亦古文櫟下云

之是作由者古文作甬者今文櫟葉一字而異體作葉者古文作

櫟而與甬連文者爲今文矣釋文櫟葉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肆生

枿矣段云枿蓋梓之譌體說文云古文言由枿者謂孔安國所傳

壁中古文此許親見孔壁尚書之證左昭八年傳猶將復由此由

當作甬猶將復甬與上是以前減語意以生滅相對詩序由儀萬

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以生訓由以宜訓儀此由亦當作甬商書古

文左傳詩序皆假由爲甬耳說文顛下云頂也楨下云木頂也一

日仲木也顛字可包木頂之訓木頂可兼作天其承我命于茲新

邑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從○天其承我命于茲新邑

都而曰新邑者五遷以來所都無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我

定至是復故邦雖舊而邑則新也

徒欲如此○紹復先王之業底綏四方者釋詁紹繼綏安也盤庚敷于民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敷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

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今文與古文同○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

者殷紀云盤庚乃詰論諸侯大臣史公以諸侯大臣說經文在位

由在位以教于民故但云告論諸侯大臣也說文敷下云覺悟也

鴻範云謀及庶民則商家之制每有大事必告知眾庶周禮小司

寇亦云以致萬民而詢焉是也○以常舊服正法度者殷紀云法

則可修史公說此經意也說文度法制也正謂修正之以有常之

故事正其法度即杜篤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故伏絕

輩所云去奢行儉之政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今文無徵○曰無或

規上者戒朝臣○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今文無徵○曰無或

敢伏小人之攸箴者釋文引馬云箴諫也書疏引鄭云奢侈之俗

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敕以無伏之廣雅釋

詁伏箴也周語師箴百工諫庶人傳語章注箴刺王闕說文箴綴

衣箴也故有所

王命眾悉至于庭眾羣臣以下○王命眾悉至于

庭者宣陽甲之命統於上文曰字內經言眾皆謂羣臣江聲以為

庶民非也上文明言由在位以教于民又敕母隱小民之諫言則

至庭之眾必皆臣下無庶民在內矣諫古定本庭作廷通王若曰

用字說文廷朝中也蓋朝中無屋故謂之廷釋詁悉盡也今文格

格汝眾于告汝訓告汝以法教○王若曰格汝眾古文也今文格

作裕于告汝訓今文無徵○王若曰格汝眾者

格汝眾于告汝訓

格汝眾于告汝訓

格汝眾于告汝訓

格汝眾于告汝訓

格汝眾于告汝訓

格汝眾于告汝訓

格汝眾于告汝訓

代陽甲論眾臣云王如此言也今文格作裕者白虎通號篇尚書

曰王曰裕汝眾皮云白虎通用今文故作裕不作格非誤字也方

言裕猷道也是裕猷皆訓道道為治道之道亦為教道之道古無

二字王莽大誥用今文以大誥猷為大誥道此作裕者當如大誥

之猷莽誥之道裕汝眾謂教道女眾也或以為王即盤庚若曰者

小辛時史臣追述之非○予告汝訓者釋詁訓道也告汝以道民

言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今文無猷○汝

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者說文黜乃心無傲從康今文無猷○汝

云時眾臣驕侈各懷二心故首告以謀去私心江云汝克黜乃心劉

安較偽傳為長段云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

傲本傳敖衛包改之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

其政○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今文無猷○古我先王亦

惟圖任舊人共政者釋詁圖謀也廣雅釋詁任使也舊人久於其

位者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王

一作譎偽傳以修字上屬為句非○古文播一作譎者說文譎下

云敷也商書曰王譎告之段云此壁中故書也王即謂上先王○

修不匿厥指者孫云楚詞王逸注修遠也廣雅釋詁匿隱也釋言

指不也說文有指字云意也指亦同旨言王為敷告之言行之甚

遠無隱其意指者江云王敷告之以所當為舊人修明之不隱匿

其指意王用是大敬之言君臣一德一心也連下王用不欽為說

於義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之言民用大變從化○王用

亦通

不飲三句今文無徵○王用不飲云云者孫云釋言逸過也王敬其令無有過言民從其令用是變化二不字詞也劉云匿厥指則

德意不下達有逸言則民聽疑惑舊臣無之故能媚于天子媚于庶人也今汝聒聒起信險膚子弗知

乃所訟謂○今汝聒聒起信險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

知乃所訟今文無徵○今古文當爲今女慙慙起信險膚子弗

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案說文慙下云拒善自用之意从

心銛聲商書曰今女慙慙是訓拒善自用者作慙不作聒馬與說

文同是古文本作慙也又重文聒下云古文从耳皮云古文从耳

作聒則從心作慙者是今文段以慙爲古文聒爲壁書各執一說

就經義推之今文之爲慙不爲聒固無疑也僞傳云無知之兒所

用本亦必作慙不作聒段云唐以前尙書作慙故釋文大書慙

今本釋文大書聒聒者因衛包改書字作聒故開寶中李昉陳鄂

等並釋文改之玉篇心部云慙愚人無知也耳部云聒無知兒廣

韻十三末云慙愚慙無知此皆用僞傳無知之兒爲說衛改慙爲

聒者以書疏引鄭云慙於讀如聒耳之聒慙慙於讀如聒耳之聒

兒鄭義與許馬僞孔諸說皆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非多言謹聒

之謂云讀如聒耳之聒者讀如非讀爲也衛誤認慙聒爲古今字

汗簡云聒古文聒字出尙書可證汗簡之說皆出包妄改以後說

文云聒古文慙不云古文聒也集韻十三末慙通作聒亦惑於天

實後之尙書蔡沈訓聒聒爲說謔多言五百年來墨守其說包之

遺毒如此○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者江云起造言也信古申

字謂申說也此戒羣臣浮言則起信險膚非謂聽信人言乃實其

書一

興造險詖膚浮之語而申說之以惑眾也說文訟爭也
所造之言專以沮撓國事故云予不知女所爭何謂也
非子自荒

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
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

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非子自荒茲德今文無微惟汝含德

不惕予一人古文也今文舍作舍揚作施子若觀火今文與古文

同○非子自荒茲德者江云茲德茲君臣一德也荒廢也言先王

與舊人一德今予與汝不能然非子自廢此德也○惟汝含德者

孫云史記云舍而弗勉何以成德則今文含德當為舍德謂汝自

舍其德而弗勉也先謙案舍德與荒德語意相對較舍為合○不

施子一人者白虎通號篇云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

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子一人

段云今文作施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

作施廣雅釋詁移施狄敷也曹音施失異反敷亦鼓反皮云白虎

通用今文作施與史公說異而與鄭說近鄭以上篇為盤庚為臣
時事則子一人為盤庚目其君之詞猶云我天子耳此云臣下謂
之一人當與鄭同蓋夏侯尚書閒與古文說合也孫云爾雅郭注
引韓詩云惕惕悅也言汝不悅從我也詩釋文六引韓詩曰施善
也施蓋惕之緩讀善義亦近悅也○子若觀火者夏官序官注燧
讀如子若觀火之觀陳云鄭注禮在注書前其讀燧為觀常用學
官所立三家今文使人易曉注又云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燧火
謂熱火與鄭意言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然則此經觀火
與司燧之燧皆當訓為熱觀火者猶子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
言熱火也先謙案蓋謂若火之方揚子亦拙謀作乃逸不臧尙汝

徒是我拙謀成汝過○予亦拙謀今古文當作子亦拙謀作乃逸
今文無微○子亦拙謀者說文燧下云燧火光也從火出聲商書
曰于亦燧謀讀若巧拙之拙王鳴盛云許云讀若巧拙之拙後人
遂改尚書燧字爲拙非也經言子威若熱火之猛烈但子之自謀
細威不用亦如火光燧然耳段云類篇燧火不光也玉篇燧火光
也鬱也上也字衍當作火光鬱也集韻六術燧燧煙兒九迄燧字
下云燧燧煙出也玉篇燧字下亦云煙出也然則類篇近是孫云
我如燧火之不用其光謂無赫赫之威也陳云今文尚書當與古
尚書同作燧謀江云唐本改拙隸古定本亦作燧○作乃逸者江
云司土作六軍之士執披鄭注謂使之也作乃逸者使汝縱逸
不從令也劉云作始也爲也言始於憂勤終於逸
樂無逸所謂艱難乃逸也下屬爲解於義亦通
若不素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素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
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若網在綱各有條而不紊今文無
徵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今文與古文同○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紊者說文網下云維絃繩也素下云亂也從糸文聲商書曰有
條而不紊言汝當從上教令若網之有綱網舉則有條理而不紊
亂○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者漢書成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
云乎服田力畜乃亦有秋渚若農二字引經體不拘也穡作耆與
漢石經殘碑無逸篇合應劭注農夫服田厲其膂力
乃有秋收也此今文說以喻盡力遷徙則可永安

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汝羣臣能退去傲
上之心施實德于

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汝克黜乃心
四句今文無徵○汝克黜乃心云云者孫云言汝能去其傲慢從
康之心施實德於眾民以至於婚姻僚友乃可大言汝有積德時
諸臣之不欲遷居者方自謂有積德於民於婚友皆虛言也江云
不字若依本義訓大則大乃敢大言不詞甚矣召詰不能誠於小
民說文引不作不金滕丕子之責鄭注讀不爲不是不字通言
汝母以浮言相煽使民得居樂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
土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乎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
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從則
農苟自安逸不强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乃不畏戎毒于
遠邇情農自安今文無徵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今
文與古文同○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者釋詁戎大邇近
也說文毒下云害人之艸往往而生故毒之言害也言水患大害
於遠近我當畏避汝乃不畏大害而不願遷是如怠惰之農苟自
偷安而已○不昏作勞者張衡西京賦云何必昏于作勞反用書
語明今文與古文同釋文昏馬同本或作散音敏爾雅昏散皆訓
強故兩存段云昏聲古音在第十三部氏聲在第十二部昏从氏
省不从民唐人誤認爲民聲故高宗有詔改葉昏二字不知昏非
从民也諱昏作昏而適與古合矣昏聲與民聲音韻亦多誤不昏
作勞大司寇注竟爲不惑作勞可證也書疏引鄭云昏讀爲散散
勉也是古文經本作昏鄭讀爲散故或一本作散文選冊魏公九
錫文嗇民昏作李注引般庚曰不散作勞而孫炎爾雅注三國志
裴注作不昏作勞然則古本皆作昏一也陳云昏者散字之消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者後漢傳穀穀傳穀迪志詩云農夫不
怠越有黍稷農夫不怠反用書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三
句越有黍稷反用書越其罔有黍稷句明今文與古文同服字
通用說文反下云治也畝下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越粵字通黍
下云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

之黍稷下云齋也齋或作黍亦謂之粟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

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汝不和二句今文

言和諸百姓是汝自生毒害江云此因羣臣以浮言恐傷下民

而責之則此百姓是民詩節南山卒勞百姓亦謂民爲百姓也乃

敗禍敗禍云云者孫云方言露敗也敗亦爲露魯語里革曰細寶者爲

軌用軌之材者爲姦軌同充釋詁裁危也裁同災言乃致敗禍發

露其姦究之行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

以自危其身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

所及○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今文無微汝悔身何及古文也

今文身作命○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者言敗露之後民皆惡

其浮言惑眾惡當讀烏故反諸家訓爲以惡導民非也說文奉承
也釋言恫痛也言既先見嫉惡於民而又自承其禍痛則悔何及
矣○今文身作命者石經殘碑作口口命何及馮登府云上文屢
言命下文矧子制乃短長之命與此悔命相應悔
命何及卽所謂罔知天之斷命也較悔身義長
相時儉民猶胥

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言儉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諄恐其發動有

過口之患况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

相時儉民古文也今文檢作散古文一作懣猶胥顧于箴言三句

今文無徵○相時儉民者釋文馬云相視也儉利小見事之人

也今文作相時散民者石經殘碑作相口散口散即散也古文一

作懣者說文懣下云疾利口也从心冊聲似從林及商書曰相時

懣民○懣謂諷段云懣與儉義同而音異女部嬀下曰从女剛省

聲此亦當爲剛省聲轉寫譌脫耳剛省聲則與散字異音同王鳴

盛云立政儉人釋文云本亦作懣馬於彼亦訓利但以爲佞人此

則云小小見事之人者彼戒成王立政故言勿用佞人此則儉安

而欲沮人謀故云小小見事之人皆望文爲說也時是也散民猶

凡民也○猶胥顧于箴言云云者箴刺也孝經言滿天下無口過

釋言逸過也則逸口猶口過謂過言也言儉民尚顧畏箴刺恐發

言有口過矧我能生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也責

殺汝尚可輕發邪汝曷弗告朕而相恐欲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於眾有禍害○

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欲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於眾有禍害○

汝曷弗告朕三句今文無徵○汝曷弗告朕云云者孫云廣雅釋

詁曷何也莊子釋文引司馬注云沈深也說文沈下云讀若告言

不正曰沈疑告言不正是沈字言汝何不以民情告朕反相動以

虛言恐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古文若作如者

滅今文無徵古文若一作如低傳其猶可誤解○古文若作如者

不可信用尙可得邊絕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

左隱六年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懲適
其猶不可撲滅莊十四年傳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
于原不可懲適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段云惡之易也四
字彙括上文汝不和吉言以下七十餘字蓋以其詞繁而約結之
古人早有此法說尙書者謂此四字爲僞孔所刪而擅補之轉使
女曷以下三十餘字爲一句一氣貫注之文中生橫槩矣先謙案說
文燎放火也其猶可撲滅者言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刑
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汝自爲非謀所致○則惟汝眾二句今
文無微僞傳訓靖爲謀非○則惟汝眾云云者釋文引馬云靖安
也○廣雅釋詁安靜也義又與安通言汝自作不善以致刑戮咎
不在廣雅釋詁安靜也義又與安通言汝自作不善以致刑戮咎
子不貴舊○遲今古文並當作遲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
不貴舊○遲今古文並當作遲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古文也今文當與古文同一作人惟舊器非救舊維新○今
文遲作遲者段云集韻六脂云遲侍夷切遲任古賢人書遲任有
言案此采自未改釋文也今本釋文云遲直疑反徐持夷反自衛
包改尙書之遲作遲開寶中又改釋文云遲直疑反徐持夷反自
之音與直疑反不同蓋相傳舊讀故陸兼存之今本釋文謄爲持
夷則與直疑不甚別可據集韻以正譌字說文遲下云或从尸作
遲般庚作遲自是古本如此石經殘碑人雜舊上有言曰二字則
今文與古文同釋文引馬云遲任古老成人書疏引鄭云遲任古
之賢史○人雜舊器非救舊維新者石經殘碑作人雜舊口口殺

舊下是今文作人維舊器非救舊也舊上無求字下求作救段
云古受支通用救即救江云救以求爲聲故借爲求字大司徒以
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日中鄭云故書求爲救是以救爲求又堯
典旁述亦爲旁救又以救爲述也潛夫論文際篇人惟舊器惟新
據上句與石經合明今文止作人維舊無求字下句器惟新約經
爲文明器非救舊下有惟新二字惟當依石經作維今古文之異
也皮云風俗通窮通篇三國志王朗與許靖書引書皆作人惟求
舊蓋三家本異或有惟字與古文合江云引此言者明用人當用
舊人故我不絕爾善用器則不然舊則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
當更新者以喻國邑圯毀當遷新邑也
及逸勤子敢動用非罰
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
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魯汝乎○古我先
王三句古文也今文子下有不敢動
者五經異義引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子不敢動
用非罰案先王謂湯也殷紀云般庚詰論諸侯大臣曰昔我高后
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即約此文非謂罰之不當也逸一
作肄者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云公惟司徒之孫太尉公之允
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肄勤此今文作肄勤之證皮云詩谷風既
論我肄毛傳肄勞也左昭三十年傳若爲三師以肄焉杜注肄猶
勞也肄勤謂勤勞王事蔡邕中鼎銘宣力肆勤肆勤亦即肄勤小宗
父胥及肄勤之義又蔡邕中鼎銘宣力肆勤肆勤亦即肄勤小宗
伯肄儀爲位注故書肆爲肆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肄學記宵雅肆
三釋文皆云肆本作肆是肆與肆通
世選爾勞子不掩爾善也言
蔡用今文作肆勤實勝逸勤之義

我世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世選爾勞子不掩
爾善古文也今文掩作絕○今文掩作絕者詩文王疏引五經異
義云謹案易爻位三爲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食舊德
謂食父故祿也尙書古我先王云云見世選爾勞子不絕爾善
論語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也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
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皮云許
引此經爲諸侯卿大夫世祿興滅國繼絕世之證與大傳說同用
今文義也司勳事功曰勞言乃祖父有勞於王室我先王以來世
世選錄汝祖父之勞故我不絕棄汝之善不
絕者大傳所云諸侯子孫采地不黜也現
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
掩汝善○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今
文與古文同一無大字與字僞傳以大享爲烝嘗本鄭說○今文
同者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
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三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
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
謂與滅國繼絕世書曰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
謂也一無大字與字者韓詩外傳說與大傳略同惟云五十里諸
侯以十里爲異引書曰茲子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無大字與
字樸載薛譚敝它陳云外傳與大傳說同足證三家詩皆用今文
尙書五十里諸侯采地以十里較大傳少五里然以百里諸侯七
十里諸侯例之其采地皆遞減十里外傳是也大傳以十五里五
蓋衍字皮云陳說非也春秋繁露爵國篇附庸字者方三十里五
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與大傳合則大傳十五里不誤外

傳脫五字耳伏韓之說與古文說不同謹以董書則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卽附於諸侯之附庸其先百里之國其後爲稱名之二十里其先五十里之國其後爲稱人氏之十五里股爵三等附庸亦分三等其數正合春秋時紀季以鄆入于齊此國滅而采地不滅之證公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是附庸亦得立五廟蓋子孫有罪黜而猶得爲附庸立五廟以祠其受封之人此古者興滅國繼絕世之義也今文家解此經並不訓爲功臣配祭則上句享字上不必加大字下句享字上不必加與字矣此則當從外傳無大字與字爲是今本大傳疑後人據古文尙書增之司動凡有功者名書于王之常祭于大烝司動詔之鄭注生則書于王旌以議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詞也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子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大享謂烝嘗也惠云王者吉禘之禮行於春夏謂之大禘行於秋謂之大嘗行於冬謂之大烝左傳烝嘗禘于廟是也祭統之大嘗禘司動之大烝皆喪畢之吉禘一也又云烝嘗禘本四時之祭吉禘因之而有禘大嘗大烝之名又云祭莫大於喪畢之吉禘一王終嗣天子卽位奉新陟之王升合食於明堂上自郊宗石室旁及毀廟下逮功臣無不與食合數十世之主行配天之禮故謂之大禘孫云大享謂禘祭于明堂曲禮大饗不問卜注云祭五帝於明堂禮器大饗腥注云大饗禘祭先王也疏引鄭注論語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禮器又云大饗其王事與下言諸侯之貢諸侯之賓是大饗卽禘祭也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麗惟禘有諸侯助祭公羊文二年何休注禘所以異於

禘者功臣皆祭也案經云大享即禮記大饗也云爾祖其從與享
之知爲禘也鄭云大享謂烝嘗者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
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
日禘夏日禘以禘爲殷祭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
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謂夏殷時禮也祭統又云禘禘陽義
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案此則大享當是禘嘗而鄭以爲烝嘗者據司勳文也書疏云嘗
是烝之類故鄭以嘗配烝秋冬之際尚及功臣則禘禘可知又釋
大享云若烝嘗對禘禘則禘禘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
烝嘗爲大禘禘爲小鄭雖舉烝嘗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
雅禘爲大祭凡祭之大於餘祭者皆得爲禘故冬至祭禘也爾
於圜丘夏至祭感生帝於南郊及宗廟五年一祭皆爲禘左傳云
烝嘗禘于廟是烝嘗亦得名禘也王鳴盛云公羊文二年傳何注
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是禘有功臣禘雖穆主於文廟
毀廟未毀廟之主所祭既多固不便更及功臣禘雖穆主於文廟
昭主於武廟所祭差簡但禘禘皆序昭穆雜以功臣則非序昭穆
矣當專主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惡自作災非
烝嘗爲是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惡自作災非
德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作福作災二句今文無徵○作福
作災云云者江云作災猶言作威也威福之加必當功罪孫云祭
統云古之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子告汝于難
邑發秋政順陰義也非德謂發爵賜服之不當者

若射之有志

○子告汝于難今文無徵若射之有志古文也今文

子告汝于難

射作矢○予告汝于難者書疏引鄭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先
謙案據下句則難屬心言鄭說是僞傳專言行事於理未圓○今
文射作矢者石經殘碑作口口口有志不能據證王應麟藝文志
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既夕記志矢一乘注志猶擬也書曰若
射之有志陳云疑鄭所引書亦作若矢之有志書疏引鄭云夫射
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
己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朱彬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云志古通識索隱引作熾熾猶淳也
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徒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汝無
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古文也今文無作母老作翁弱作疏○汝
無侮老成人者老侮誤倒書疏引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段云
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僞傳侮老之亦當爲老侮之今本作侮
老者因老成人三字口習既熟又誤會孔傳故致倒亂漢書趙充
國傳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此老侮之義也今文無作母老作翁
者石經殘碑作女母翁侮成人黃伯思東觀餘論同段云翁侮猶
狎侮也翁蓋狎之段借字皮云淮南地形訓其人翁形注翁讀音
幹之舊漢書王莽傳動靜辟賢顏注翁脅之聲相近義則同此翁
蓋借爲脅以勢脅侮之不聽遷也先謙案翁狎翁脅皆雙聲字於
義並通○無弱孤有幼者臧鑄堂云左傳華臣弱臯比之室杜注
弱侵易之此弱義同今文弱作流者石經殘碑作母流口口口孫
云鄉飲酒鄭注流猶失禮也皮云管子宙合篇君失者則風律必
流注云流謂蕩散此流字亦當作蕩散解先謙案皮說較長既爲
水患所蕩折不遷則人皆流散矣王鳴盛云經意謂母老侮其成
人者毋弱孤其有幼者王引之云老侮與弱孤對弱孤猶弱寡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盤庚敕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

遷徙之謀○各長于厥居三句今文無微○各長于厥居云云者厥居謂新邑各爲永久之圖勉盡心力作爲猷謀也言聽我一人

之謀爲段云釋詁猷已也作猷猶作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

輟若後世言指揮進止也於義亦通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

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

德彰厥善今文與古文同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

遠邇者言遠近視之一體孫云遠則諸侯近則臣工用罪伐厥死

者以罪則誅伐至死不輕宥○用德彰厥善者後漢濟北惠王傳

魏志高柔傳引如此廣雅釋詁彰明也今文彰一作章者漢書楚

孝王陽傳王嘉傳引

邦之滅惟汝眾有善則眾臣之功○邦之滅

皆作用德章厥善

如此邦國惟維今古文之異多則字章注滅善也國俗之善則維

女眾歸**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佚罰**佚失也○邦之不滅惟予一人

功於下**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佚罰**佚失也○邦之不滅惟予一人

有佚罰古文也今文作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今文

作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者內史過引如此多則字是

字佚逸古通用章注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

是我有過也其罪當在我皮云章注不言古今文同異疑古今文

同注義或本今文家說作國作維亦與今

文合也釋言逸過也郭注引書亦作逸罰

凡爾眾其惟致告致我

誠告

汝眾○凡爾眾其惟致告今文無微○凡爾自今至于後日各恭

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

文恭並作共齊乃位度乃口○自今至于後日今文無微各恭爾事今古

口不詞○古文恭作共者段云共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衛包安

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開寶中刪去釋文共音恭之語書

古文之厄至斯而極今文恭作共者漢石經殘碑作各共爾事釋

詁共具也○今文作齊乃位度爾口者石經殘碑如此齊乃位者

廣雅釋言齊整也言整肅其位勿紊亂度爾口者度當爲敷江云

古人作字輒有從其聲而省其文者如通作爾諸作者說作兌之

類皆是此經以度爲敷省去支旁說文敷閉也閉塞其口於謹允

當罰及爾身弗可悔身弗可悔今文無微○罰及爾身弗可悔者

江云示以梗令則有罰儆懼之段云今文尙書般庚三篇爲一篇

然蔡邕所書石經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般庚既之上空一字自

隸釋所載迄錢唐黃易所藏殘字翁方綱所摹勒皆然則上篇中

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雖爲一篇固別蓋書序云作般
庚三篇般本紀亦云作般庚三篇書序不待壁中而始分也
始出故般庚之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